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·坚守,几代人赓续传承③

“寒极铁汉”滚烫的泪

■本期观察 胥得意

世界大小。我奔波几千里来到素有“中国寒极”之称的北疆北极村,好像就是为见到边防连的副连长韩晓东——他和我是老乡,还娶了我们镇上最漂亮的姑娘罗雷。

韩晓东是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副连长,之前是连队司务长。在司务长岗位上,他干得风生水起,几年后就表评为“司务长标兵”,荣立二等功。

在连队采访的日子,韩晓东每天晚上都给罗雷打电话。只是,罗雷一次也没接过电话,韩副连长尴尬地笑着说:“还生气呢。”

来队探亲的罗雷,是在我到连队的前两天回老家的。听说,韩晓东一个“忙”字就把他和儿子打发回家了。一次午饭后,我无意中听到罗雷的父亲给韩晓东打来的电话:“你不送你女儿俩到家,送到车站送行吧……”

接完电话,韩晓东说,其实他们女儿俩走的那天,自己背着他们偷偷抹过眼泪。

来到连队第2天,我跟随韩晓东一起参加江上巡逻。我坐“依维柯”,他开雪橇摩托。界江上,韩晓东头上戴着棉帽,鼻梁上架一副墨镜,顶着风向上游开去。车里的我,穿着棉大衣、大头鞋,却还觉得冷。江风吹起韩晓东的“帽耳朵”,他不时回过头冲我招手。

这段巡逻任务完成后,韩晓东带着战士张海中乘雪橇摩托往上游一个偏远点位驶去。风很大,江面上,他俩逐渐变成一个“小黑点”。1个多小时后,“小黑点”由远及近回来了,雪橇摩托一停,他俩便一头扎进江边的雪窝……韩晓东冲着大家喊道:“冷透了,快整点吃的吧。”

韩晓东和战士们坐在雪地上,只见他把火腿肠用牙一撕,大口大口地嚼着。吃到一半时,他停下来冲我憨憨一笑,说:“我们北极边防军人,就是这个样。”

这样的韩晓东,让我更不相信他会哭!一个下午,连队值日员说韩晓东“劈样子”去了。营区一角,他正和司务长王德华在一起,两人人手一把板斧,站在半米高的一个木段前比画……韩晓东做了几个“挺胸动作”,随之舞起了大斧。几下手起斧落,木头就成了木柴。

但后来,我真的见到韩晓东流泪。平日里,韩晓东经常与战友聊起6岁的儿子韩笑。来队探亲的日子里,小韩笑总是缠着韩晓东问这问那;每天晚上,小家伙总是等到爸爸回宿舍才睡……韩晓东告诉我,每次出门前,他和儿子总会用拉手替代拥抱,“既然不能时刻陪伴孩子,就不能让孩子过分地依赖我。”

如今妻子回家了,不知为何,每逢夜深人静,韩晓东总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。韩晓东把目光转向窗外,皓月当空,他的眼里有泪光闪烁。

一个深夜,韩晓东神秘兮兮地从抽屉里掏出一个大本夹子,内有一张早已发黄的报纸,其上刊登着他的事迹——那是入伍第一年,他在火车上与不法分子斗智斗勇的故事。他自嘲似的说:“都是老黄历了,我们连队谁也不知道这个故事。”

韩晓东还给我看了几张荣誉证书。那晚,他给我讲起刚入伍那会儿的边关故事和亲密战友,动情处,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。

几年前,军校毕业的韩晓东回到北疆边防。正如他说的:既然来了就安心待下来,待着待着就爱上这里——“边关艰苦,可总有比这里更艰苦的地方吧,正因为艰苦,我们才要奋斗啊。”

这话,不知韩晓东是否对罗雷讲过。罗雷心里,她的军人丈夫嘴上挂着的总是连队、是战友……

我一直想给罗雷打个电话,给她讲一讲我眼中的韩晓东。结果,电话还没打,韩晓东就告诉我,他和罗雷好了:“我们有韩笑呢,他就是我们的‘保险锁’。”

版式设计:梁晨

所谓“硬核”父亲,说的就是对子女成长起着独特的、积极的、不可替代作用的父亲们。在边关军人中,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父亲。其实,父爱的“硬核”,不是指有力量的外表,说一不二的强势风格,或者强大的个人实力,而是应该有着更多的内涵。严厉、暖心、乐观、向上、朴实、充满正能量……那应该是影响子女一生、滋养了一种家风的一种爱,是将忠诚、奉献融入血脉并传承延续的一种爱。今天就让我们走近一个南沙守礁军人家庭,体味他们一家三代成边卫国的家风与传承。

——编者

好男儿,去南沙——

“硬核”父亲坚实的爱

■周越 赵建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



图①:高考后,姜超(后排左一)与爷爷姜佐臣(后排左二)、父亲姜光鸿(后排左三)合影;图②:半个世纪前,姜佐臣的立功受奖证书;图③:姜光鸿在南疆战场留影;图④:今年国庆节前夕,眺望南海的姜超。

照片由本人提供

夜深凉,南沙永暑礁,海潮轻拂,仿佛连沙滩也在享受此刻的宁静。

南沙永暑礁守备部队某部助理工程师姜超,刚走下值班岗位,就带着3名技术骨干讨论起新装备的操作。就在几小时前,新装备暴露的问题令姜超心急如焚,一向精益求精的他,怎能让问题“过夜”?

来南沙任职已有5个多月了,姜超已然爱上了这里,他下定决心要将全部身心融入这片深蓝的海。

本来,姜超所在部队驻守繁华沿海一线,他却执意选择了为祖国守卫南沙永暑礁。他的青春选择,源自父辈的支持和理解,更源自一种家风的传承——好男儿,保家卫国去!

选择两难,老兵父亲姜光鸿说——好男儿,守卫祖国寸土不丢

春节过后,年逾五旬的姜光鸿手机响起,电话那头,儿子姜超亲切地和他说着话。

姜光鸿了解儿子,他心里一定是装着事啦!依着姜超的个性,他和父亲说话一般都是开门见山有啥说啥,不会寒暄这么久。

知子莫如父,这位父亲没有猜错。为了拨打这通电话,一连几天,姜超拿起电话又放下,反复斟酌思量着:“爸,南沙守备部队选调干部,我的条件正好符合,我想去报名……”这句话,姜超说得艰难,他怕家人为自己担心,更怕得不到父亲的支持。

军校毕业,姜超就被分配到南部战区海军某部担任助理工程师。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,作为军人的后代,作为在军校读书时成绩名列前茅、军事素质过硬的优秀生,姜超对自己的要求更严,相对于同龄孩子也成熟得早一些。

从军校到军营,一路走来,军旅生涯中成长的每一步,姜超都会和父亲商量。姜超的脾气,做父亲的是了解的,“这孩子就是倔……他的脾气像我。”聊起姜超的成长,曾是一名老兵的姜光鸿,眼神透着欣慰。

姜超生来倔强,打小要强。2013年军校毕业,他因成绩优异被跨兵种分配到了海军,面对陌生的岗位,姜超从入学起,主动向身边战友请教,很快成为单位的技术能手。毕业第二年,他就被评为优秀基层干部。

这几年在基层历练,姜超一直在奔跑和冲刺……战友佩服他不屈服的钻劲、韧劲,送他一个美誉“刚哥”。只是这一次,从沿海城市到艰苦的南沙工作,从得心应手的舒适环境到一个陌生的新平台,“要不要对家里人说?”姜超纠结许久。

“我的选择是:南沙,南沙,还是南沙”。从姜超的语气中,姜光鸿已经听懂了儿子的“决定”,但作为父亲,他必须提醒姜超守礁责任之重。“南海是战略要地,守岛不是过日子,守的是国土。吃苦咱不怕,但紧张的战备任务,靠的是更专业的技能,你准备好了吗?”

姜超果敢而干脆地说:“去接受锻炼,像您一样卫国戍边。”

1986年,姜光鸿入伍到了原成都军区炮兵部队,年轻时的训练刻苦是出了名的。一年后,他随部队开赴边境前线,在此后的战斗生涯里,他受过伤、救过战友,跟部队经历了一次次战役……

那些硝烟中的往事,也成为姜超儿时最喜爱的“爸爸的戍边故事”。至今回想,姜超的内心依然波澜起伏。

此刻,静静听着姜超的解释,这位老兵父亲既欣慰又激动。想起自己当年奔赴前线的激情,他不再犹豫——“姜超,好男儿应该有干事业的一颗红心!好男儿,守卫祖国寸土不丢,为祖国站岗光荣。爸爸支持你!”

就这样,经过考核选拔,姜超来到南沙永暑礁守备部队某部,很快就开始崭露头角。

那阵子,适逢部队列装新装备,在高温高湿高盐环境下的装备保障是一大难题,姜超带领战友迎难而上,想方设法查阅资料,很快摸索出一套方法。他还利用休息时间编写新装备保障流程,为战友留下宝贵的装备保障资料。

又是一个周末,与姜超通完电话,姜光鸿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记忆中的战火渐渐散去,离开部队也已多年,看着儿子在南沙岛礁历练成长,他感到莫大的欣慰。

南疆起战火,老兵爷爷姜佐臣说——

国不安,何来家宁

从西南边陲的炮火中走来,姜光鸿深知,祖国安宁、人民幸福需要有人来守卫。“到南沙去!”姜光鸿坚信,自己支

持儿子做出了正确的选择——就像当年父亲鼓励自己,为保卫祖国到血与火的前线去一样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西南边陲战火纷飞。姜超的爷爷姜佐臣,坚决鼓励儿子姜光鸿参军入伍。

其实,这位在解放战争中失去双眼的老兵,比任何人都需要儿子留在身边尽孝。但他的态度坚决:祖国的和平安宁更需要你。

1947年6月,刚满20岁的姜佐臣加入第四野战军。在随后的两年多里,他跟随部队从东北转战广州,数千公里的奔波,一路急行军一路战斗,时刻面临生死考验。

受伤来得突然。1949年,在解放广州的一场战斗中,一颗子弹从姜佐臣的左眼穿进右眼,击穿了他的眼球。

一瞬间,姜佐臣失去知觉,不久,他再次醒来,下意识用手捂住血肉模糊的双眼,只感觉鲜血涌出……战友搀扶着姜佐臣,坚持到战斗结束。回到后方,医生紧急为他进行了手术,姜佐臣才得以幸存。

到了部队,姜光鸿训练刻苦。新训结束,他参加团里组织的新炮手比武一举夺冠,被评为“神枪手”。后来,姜光鸿所在部队即将开赴前线。由于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伤残军人,他本可以不用上前线……但姜光鸿19岁的心早已飞到边陲,他两次找到连队指导员递交“请战书”,他说,父亲送他去部队就是要上战场的,怎能临阵退缩呢?

一次夺取某高地的战斗中,我进攻兵力受到敌人强大的火力阻击,姜光鸿所在部队奉命对敌实施炮火打击。

炮火硝烟中,姜光鸿和战友迅速出击,不断瞄准、射击,一发发炮弹飞向敌方阵地……战斗结束,作战英勇的姜光鸿荣立三等功。

3年多的战斗岁月,姜光鸿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,西南丛林温度高、湿度大,他和战友们艰苦奋斗、不顾生死……那段经历成为他一生的宝贵财富。离开部队后,姜光鸿经常对儿子姜超说,穿上军装无上荣光,一辈子能有戍边的经历值得一生珍藏。

“国不安,何来家宁?”正是秉持这个信念,姜佐臣“狠心”送儿子姜光鸿到前线。

回想起当年的战斗情景,姜佐臣心潮澎湃,他这样告诉已经考上军校的孙子姜超:“当了兵就要不怕牺牲,吃苦,要甘于奉献。”

一个家庭,三代从军一脉相承——忠勇家风,背后是家国情怀

离开部队,姜佐臣和姜光鸿父子二人情怀不变。

共和国成立前夕,双目失明的姜佐臣选择离开部队。他谢绝了组织安排的工作,回到老家务农。虽然,此后半生过着清贫的生活,姜佐臣却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。他对子孙们说:“组织给我们的优待已经很多了……”

20世纪90年代初,边境硝烟消散,姜光鸿所在部队从西南边境撤下来。就像当年父亲一样,他也选择回到家乡——“父母在家需要有人照顾”。后来,靠着在城里打工的积蓄,姜光鸿在城里安了家,一家人过得平淡却幸福。

到了姜超这一辈,立志成为一名军人,就是他打小的人生理想。

2009年,姜超如愿考上军校。那一年,身患重病的姜佐臣到了弥留之际。姜超含着泪,把考上军校的消息告诉病床上的爷爷,姜佐臣挣扎着点头,脸上浮现笑意……

姜超在军校新训期间,爷爷走了,他没能送爷爷最后一程……

走近这一家人,记者深深感受到,这个家庭的忠勇家风,是流淌在血脉中朴素的家国情怀。

姜超的奶奶徐光琴是在组织的安排下,为照顾战斗英雄而嫁给爷爷姜佐臣的。姜佐臣双目失明,他的生活起居、家庭的里里外外,全靠姜超奶奶一个人。两位老人的坚强和勤劳,也教育和影响着他们的子孙后代。

姜超的妈妈陈建群,也是看中了姜光鸿是一名退伍军人,看中了他在战火洗礼中锤炼成的坚强性格,以及正直、真诚的为人。

如今,姜超也成了家。结婚前,妻子刘利了解到他们一家三代从军的家风,感动之余更有仰慕。“你做人的栋梁,我做家的脊梁。”后来姜超驻守南沙,夫妻二人常年两地分居,刘利给予了丈夫最大的支持。

姜超告诉记者,在选择去南沙前,他和刘利刚刚结束两地分居没几天,“刚刚团聚又要分离,自己打心眼里觉得亏欠妻子。”

在南沙守下去,如今是姜超和刘利这个小家庭的共同目标。孕育好下一代,是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目标。在姜超心里,父辈传承到他这一辈的家风,必须传承下去,积厚流长……

边关趣闻

“猴儿们情况咋样啦?”深秋的一个中午,拨通吉布哨哨长欧阳叶的电话,远在陕西咸阳的退伍兵丁通急切地问道。多日不见生活在哨所周边的山猴,他真有点想念这些可爱又淘气的小伙伴。

“也不关心一下我们。”欧阳哨长佯装生气,说:“放心吧,好着呢!”电话那头,丁通咯咯直笑。

今年9月,怀揣西藏民族大学录取通知书,丁通三步一回头地离开哨所。走进大学校园的他,时常拿出手机翻看老照片回味哨所生活,还有那些让他心心念念的“特殊朋友”——一群山猴。

西藏山南军分区吉布哨所,驻守在海拔2800多米的原始森林深处。哨所周边茂密的丛林,让其拥有“隐身哨所”之称。哨所附近方圆百里不见人烟,却是山猴的“天堂”。每逢天气晴好,山猴成群结队到哨所附近觅食,一来二去,便与哨所官兵成了朋友。

那年新兵连不久,听闻哨所老兵与山猴的趣事,丁通主动申请上哨。上哨那天,丁通和时任哨长李守背着生活物资结伴而行,途中,李守特意找来一根木棒拿在手上。

丁通好奇:“山路很陡吗,干吗拿一根拐杖?”李守从不卖关子,他笑着说:“保险锁”。

“隐身哨所”猴出没

■李国涛 罗邦杨

锅端走了,大伙儿一路追赶,才将其夺回。

丁通没见过猴王,只听战友们描述:“猴王坐在地上差不多有1米高,那可真是威风。”

为了防猴,战友吴顺亮从连队牵来军犬大黄。哪知,大黄也不是山猴的对手。一次猴群来袭,大黄冲着它们一阵吠叫,猴王不甘示弱,从树梢俯冲下来,对着大黄就是一巴掌……

今年6月,通往哨所的索道开通之前,哨所补给困难,一筐菜、一袋米全靠官兵肩挑背扛。一次,哨所官兵好不容易捎来菜苗移栽至哨所温室,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天。翌日一早,丁通和战友们到温室前“傻了眼”:塑料薄膜被捅出了一个窟窿,菜苗全被连根拔起……“山上无老虎,猴子称大王。”对于这群山猴,哨所官兵伤透了脑筋。

哨所寂寞,雪天更甚。每当积雪覆盖通信基站,哨所便成了孤岛。那阵子,丁通在床头贴起一张“下山时间表”,每天晚上下灯前画一个“圈”,心里只盼3个月的哨所时间赶紧结束。

那年严冬,林间难觅食物,猴群一到开饭点就守在哨所附近。官兵们不忍心看猴群挨饿,就把节省下来的馒头、水果留给猴群食用。一次,丁通偶然发现,猴群用餐时,猴王守在旁边,等小猴吃饱了自己才吃。

看到这里,以往讨厌的猴子在丁通眼里顿时变得可爱起来,他不由得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——

上哨后,哨长李守对丁通照顾有加。那次,丁通高烧不退,李守守在他床前又是递开水喂药,又是敷热毛巾,几乎整宿没合眼。

爱,让雪山哨所的冬天不再冷。这以后,丁通仿佛变了一个人——床头的那张“下山时间表”早已撤去,取而代之的是一张“观察目标简易图”。这张图,是在老哨长宋兴元绘制图基础上的“升级版”。

闲暇时间,丁通主动担负起铺路任务。通往哨所的山路,雪天湿滑无比,他就在哨所附近搜寻石头,方圆一公里的石头,都被他“一网打尽”。丁通用榔头一点一点敲碎石块,一天下来掌心被磨出血泡。



杨斌绘

不久,李守下山了,欧阳叶轮换上哨,接替哨长职位。得知丁通心怀军校梦,欧阳叶从连队找来书籍资料,丁通如获至宝。这次丁通以高分被西藏民族大学录取,欧阳叶和李守喜在心头。

“欧阳哨长,现在索道开通了,物资运输方便了,不要忘了多给山猴们喂吃的。”电话中,丁通叮嘱道。

“这还用你提醒!”战士周建涛过来说了句,“隐身哨所”顿时笑声一片。